

逃犯带娃现身游乐园 民警上演“老友重逢”

“我们想方设法把伤害孩子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陶倪 毛丽娜 毕颖波

最近大火的网剧《隐秘的角落》中，严良的父亲因犯罪被捕，年幼的严良亲眼目睹了父亲被带上警车的一幕，对他的幼小心灵造成了深远影响。

为了不给严良一样的孩子内心蒙上阴影，近日，鄞州区公安分局巡特警大队的民警们在抓捕正与女儿玩耍的网上通缉人员时，特意安排了一场“老友相逢”的温情戏，以柔性处理方式将通缉犯带走。

今年5月，杭州籍男子贾某因拒不支付报酬，被列在网上通缉人员。7月13日中午，鄞州区公安分局巡特警大队在侦查中发现，贾某出现在宁波罗蒙环球乐园附近。

民警随即出发，很快就在罗蒙环球乐园内发现了贾某的踪迹，他身边还带着7岁的女儿。

“我们赶到的时候，发现贾某正在游乐园里跟他女儿吃饭。”看到父女温情的一幕，带头的何警官立即与身边的同事商量，大家认为虽然都身着便衣，但直接抓捕还是会

影响孩子的心理，于是决定合演一出戏，“家长的过错不应该让孩子来承担，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能做的就是想方设法把伤害孩子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哟，这不是老贾吗！好久不见啊，你今天怎么来宁波了？”何警官上前，佯装贾某的朋友，拍着他的肩膀一阵“寒暄”。

面对“无中生友”的场景，贾某明显有点懵。之后，趁着孩子注意力分散之时，何警官迅速低声耳语，亮明身份并表示来意，要求贾某配合。贾某稍作考虑，表示自己和女儿吃完这顿饭就跟警方走。

吃完饭后，在民警的示意下，贾某假装打了个电话，呼叫另一个“朋友”。与此同时，在外等候的辅警收到指令，扮作贾某朋友前来会面。“爸爸跟朋友有点事情要去处理下，你先跟这个叔叔待一会儿哦。”贾某指了指辅警对女儿说。

看到爸爸要离开，女孩开始哭闹，嘴里一直喊：“爸爸回来！爸爸回来！”这时，扮演贾某朋友的辅警拉着女孩的手轻声安慰道：“爸爸只是和这几个叔叔去办事啦，叔叔陪

着你好不好……”

好在，经过耐心安抚，小姑娘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辅警便带着女孩在游乐园里逛了起来。

贾某已被警方控制，女儿需要其他亲属照顾，民警立即联系贾某妻子，但她和亲戚都在杭州，赶过来需要一段时间。

“你爸爸刚来消息说事情一时半会解决不了，要晚点才能回家，要不叔叔和你一起去派出所，在那边等你妈妈过来接，好吗？”在征得小女孩同意后，辅警将小女孩就带到首南派出所。

其间，为分散小女孩的注意力，执勤人员一直陪着她聊天、玩游戏。3个多小时后，女孩的母亲风尘仆仆地从杭州赶到了首南派出所。

小女孩看到妈妈，立即上前一把抱住：“妈妈，爸爸去办事了，这个叔叔他一直陪我玩。”

在向执勤人员道谢后，贾某妻子带着女儿离开了派出所。

渐渐远去的露天胶片电影，是怎么“复活”的

新华社 段菁菁 郑梦雨 席玥

江南梅雨歇。夜幕降临，水乡巷陌间，胶片投影机发出的光柱伴着蝉鸣，再一次照在黑瓦白墙上。

在嘉兴的一个小村里，王志华、朱文炳、朱生荣、朱强四代电影放映员，“接力”放映电影50余年。“流动电影院”又开场，“哒哒”的走带声转出了光影老味道，也转动了整村人的文化生活。

数字时代的陡然降临“逼退”了胶片电影，而胶片放映的传统技艺和古老滋味，却在他们的双手中，在一帧一帧的胶片画面间，一代代承续着。

第一代 摇橹船上的“水乡电影”

桐乡市洲泉镇马鸣村地处江南水乡，境内河流成网、航道纵横。时光倒回60多年前，除水路客运和货运外，河道间时常摇来一条“电影船”。

船上载着一台百十来斤的放映机、几盘胶片、卷起的幕布和一只高音喇叭，徐徐靠向岸边的村子。几样物件看似简单，却寄托着当地村民日常劳作、跑船生活中最美好的期盼。

1952年，17岁的王志华初中毕业，随后进入为期半年的电影培训班，学习放映技术、电工、使用和维修发动机及发电机等课程。一毕业，他便承担起当地放映电影的任务，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当地第一代电影放映员。

“那时放电影很艰苦，每个县（当时仍为桐乡县）只有一支电影队，一支队伍要照顾20到30个村。”今年已85岁高龄的王志华回忆。虽然几乎一年四季都漂泊在外，但每次一看到越来越多的观众围上来，他也会觉得自己的工作有了意义。

“那时没有电视、没有广播，一个月才放一场电影。”王志华笑着回忆20世纪50年代初在桐乡崇福镇大操场放映电影时的热闹场景：“得有七八千人到场，相当于一个县城的人都来了。”

1973年，王志华开设了自己的第一期电影放映培训班，手把手教授3名学生。此后的25年里，他坚持开设了40多期培训班。时至今日，他的学生遍布桐乡市县乡镇。

第二代 村村挂银幕，人人看电影

扁担挑音箱、毛竹做支架、麻绳绑银幕，加上一台放映机、一部幻灯机和一个发电机，构成了第二代放映人朱文炳的“流动电影院”。1973年，23岁的朱文炳师从王志华，退伍后在乡下电影队放电影。

朱文炳还记得自己放映的第一部电影是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那是一个大年初一，洲泉镇人民广场上聚了3000多号人，“连树上都是人”。电影里大雪纷飞，电影外大伙儿穿着厚棉袄，120分钟的电影挤着站着看完。“当时观众太多了，生怕放映机出毛病，我紧张得不得了。”朱文炳回忆道。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放电影都是村里的一件“大事”——提前一周就把毛笔写的电影海报贴上，一个月放3场，10个村轮着放，远近亲邻统统赶来，“盛况空前”，家家户户抢着请放映员吃饭。村里的文艺生活相对匮乏，电影投影的那一束追光，对村民而言，也像是一处点亮通向外界生活的文化窗口和精神通道。

第三代 大树剪下枝，又生出枝繁叶茂

1986年，朱生荣在部队后勤部门放了3年电影。因为经验丰富，退伍后就接了朱文炳的“班”，成为第三代放映人，背着机器继续奔波在各个村落。

直到20世纪90年代，乡里第一家影剧院建成，银幕从户外“搬”进了室内。乡



朱强在电影开播前调试放映机镜头焦距 郑梦雨 摄

亲们坐进宽敞电影院，再也不用为“只闻其声不见其影”而发愁。

有了固定放映场所，本不用再主动“送戏上门”。但朱生荣觉得，总会有一些村民因为路途遥远不便赶来看电影。他利用在影剧院工作的闲暇时间，和另一位放映员成立了“义马乡兄弟电影队”，把机器装在摩托车上，专门为偏远农村的老人们放电影，一放就是十余载。

村里办喜事，乡亲们也会来找朱生荣的电影队。“有一户人家喜逢老人百岁五世同堂，我就给他们放了一部《五女拜寿》。”朱生荣说，虽然放映队的任务不再纯粹是放电影，但能给乡亲们带来快乐，繁荣农村文化阵地，他的工作就有意义。

“就像从大树上剪下一株枝条，把它扦插在土地里，又生出了枝繁叶茂。”从小在电影队里长大的朱强这么形容父亲的放映队，而这枝条也渐渐在朱强的心中生了根，发了芽。

第四代 光影经年沉淀，再次光彩动人

严格意义上讲，胶片电影放映的使命在朱生荣手上已经结束了。

进入新世纪，国内影院开始大量普及数字电影，胶片电影从历史的长河中逐渐退场，取而代之的是彩色宽银幕。2006年，朱生荣在隔壁村子的通桥仪式上放了最后一场胶片电影后，默默将跟了他半辈子的“老伙伴”封存进库房。

朱生荣一度觉得，他的放映人生就此告一段落，直到儿子朱强的马鸣电影机展示馆开张。

从小在电影幕布前长大，这个85后的年轻人对胶片电影有着近乎“偏执”的热爱。2014年9月的一天，朱强在杭州办事过程中，碰巧遇到一位收旧货的老人正在砸一个老电影放映机，想把上面的铝壳取下。朱强当即“救下”了这台老电影放映机。查阅资料，他发现这个放映机竟是“长江老五四”——1954年中国仿造的苏联“乌克兰”16毫米胶片放映机。那是新中国最早的一批放映机，数量甚少，深受电影发烧友追捧。从此，朱强开始到处搜寻老式电影机和相关设备。如今，在300平方米的电影机展示馆里，收藏着近百台各类经典放映机。

“我要把老电影文化传播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如今，朱强又重新拾起父亲的老行当，扛着机器走上广场、走进校园，讲述为中国人提供了近半个世纪“文化大餐”的胶片电影背后的故事。

“小暑”过后，梅雨暂歇。朱强想利用难得的晴好天气，为离洲泉不远的乌镇乡亲放一场露天胶片电影。卸设备、架放映机、调音响，朱生荣父子熟练认真地操作着每一个环节。很快，2台珍藏的老式35毫米电影胶片放映机就转动起来。

“哒哒哒……”经年沉淀的光影，在白色的幕布上，再一次光彩动人。